

方向·标读本文丛 丛书总主编 周宪 Cultural Modernity: An Essential Reader

文化现代性

精粹读本

本卷主编 周宪

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马泰·卡林内斯库 Matei Calinescu
汉斯·罗伯特·尧斯 Hans Robert Jauss
安托瓦纳·贡巴尼翁 Antoine Compagnon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德]哈贝马斯等著;周宪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方向标读本文丛)

ISBN 7-300-07048-5

I. 文…

II. (1)哈…(2)周…

III. 现代文化—研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315 号



方向标读本文丛

丛书总主编 周宪

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等 著

本卷主编 周宪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n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705×10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26.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6 000

定 价 37.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本书以文化现代性为主旨，荟萃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著名思想家，包括于尔根·哈贝马斯、斯图亚特·霍尔、马泰·卡林内斯库、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等人讨论文化现代性的经典篇什。他们分别对表征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概念展开分析，从怀旧到日常生活，从复制到拟仿，从合理化到距离，从艺术界、先锋派再到艺术终结，构成一个文化现代性的概念家族。其探讨大致涉及现代性的四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概念与历史、现代性的矛盾逻辑、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通过对这四方面的勾画，本书将为您提供一幅用以探索文化现代性的，描绘了历史与现实图景的详尽地图。

关于编者

周宪，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文系教授，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学、文艺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著有《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二十世纪西方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等。

方向标读本文丛

丛书总主编 周宪

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

周 宪 主编

文化研究精粹读本

陶东风 主编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

阎 嘉 主编

先锋派理论精粹读本

周 韵 主编

视觉文化精粹读本

周 宪 主编

社会理论精粹读本

周晓虹 主编



longlong Book House

网站: www.longlong.com

发行热线: 010-82503022

策 划 呼延华 楚 尘 责任编辑 袁筱芬
封面设计 欧 宁 黄立光 版式设计 孟庆磊

主编的话

在当下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过量。进到书店,林林总总的各类图书扑面而来,买什么书成了一个问題。另一方面,当代文化又带有“速食”特性,尽管常有人带有贬义地使用这个概念,不过我以为“速食”自有其道理。人们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取最多的有效信息。于是,这几年冠名“读本”的书便流行起来。

所谓读本,说穿了也就是把不同学者有关同一主题的文章集中起来。读本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专著,往往一人独著,多为一家之言,有“独白”特点。较之于专著,读本的好处在于围绕一个或几个专题,遴选各家之言,形成一个互相交流的或具有“复调”性的对话空间。夸张地说,读本一册在手,便可统揽全局。这在信息爆炸的文化情境中,不失为一种迅速进入学术前沿的捷径。

这个读本系列取名为“方向标读本文丛”,意在彰显一个愿景,那就是通过这个读本系列的印行,揭橥当下学术热点,追踪学术前沿。“文丛”是开放性的,此次先行付梓的只是策划中的第一系列,今后将陆续推出各个系列。各位编者为此花了不少气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遴选出具体篇章,进而组织翻译,然后校对编排,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做这样的事情,在一个讲求实用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时代,多少有点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意味。然则,学术乃天下公器,各位编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暂放一边,耗费如此精力来编撰这些读本,我深表敬意!同时,我也深信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各位编者在读本的编撰译校过程中,一定是感慨良多。学术研究如

今可谓突飞猛进,新问题、新观念、新学科层出不穷。所选篇什一方面反映了晚近学界关于特定问题研究新的思路与进展,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各位编者的学术胸襟和视野。读本的选文均来自西文文献,是对西方学术研究进展的一种译介。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译介西方学术对于推进本土学术研究的进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主编,我想不必在此赘言。让我们节省时间,尽快走入读本的语境,开始一次思想游历和冒险吧。

周宪

2005年盛夏于南京

序 言

1998年以来,我和同道许钧先生与商务印书馆通力合作,主编了一套“现代性研究译丛”,已翻译出版了在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较有影响的著作近三十种。诚然,这些著述的作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现代社会、文化现象,对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作了令人击节的剖析,读来启发良多。不过,这些专著读起来并不轻松,而且一本书往往就一个专题展开,信息量比较有限。所以,我一直想有机会编一本现代性问题的读本。就我本人的学术背景和兴趣而言,更关心的是现代性的美学、艺术和文化方面,也就是文化现代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集子,可以说是这个想法的实现。

现代性的问题可谓无所不包,选择什么样的文章合集,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本书所选的篇目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著名思想家讨论文化现代性的精粹之作,大致涉及现代性的四个重要方面。首先是现代性的概念与历史,其次是现代性的矛盾逻辑,再次是文化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最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诚然,任何读本的结构框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选编者对问题的理解,在我看来,这四个问题也是文化现代性讨论中的重要问题。

讨论现代性问题,首先碰到的问题是现代性这个概念是指什么。

这显然是难以用三言两语回答的问题。

随着近些年来现代性成为思想界的热点问题,这个概念好像被弄得越来越费解了。一方面是关于现代性讨论的文献汗牛充栋,另一方面则是关

于现代性的解释莫衷一是。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代性这个范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包容性和含混性的概念。威廉斯说过,英语中有几个最难解释的词,诸如“文化”等。我想,“现代性”大抵也属于这类概念。

从研究文献来看,对现代性词源学的分析,大都要追溯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他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现代性的经典界说,今天仍处于热烈讨论和争议之中。波德莱尔写道:“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①这个说法点出了艺术中美学的二元性:一方面是永恒与不变,另一方面则是过渡、短暂和偶然。这后一半作为现代性的特质,凸显了现代变动的、时尚的、不确定的一面。依据尧斯的看法: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中的美在时尚中最显著。时尚是波德莱尔现代美学的起点,因为这里有其特有的双重魅力。它体现了历史的诗学品质,也展现了短暂现世的永恒性。时尚中的美,不是预先确定的不随时间改变的理想,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美的理念。这里含有他们时代的道德和美学规范,它也容许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时尚展示了波德莱尔所称的“美的双重本质”,这也成了他抽象的现代性定义。^②

尧斯把握了波德莱尔现代性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想法,那就是从现代性无休止的动态发展中,瞥见了它在过去不断被抛弃中所呈现出的静态的一面。因此,现代性体验必然包括了作为其对立面的永恒性。

如果说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界定突出了现代性的文化或审美层面,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一百多年后的界定,则彰显了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规划更为宽泛的意义。他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③这个界定超越了文化层面而突出了社会安排和组织层面,“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④。这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吉登斯

① 《波德莱尔美学文选》,郭宏安译,4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② 见本书尧斯的文章《现代性与文学传统》一文。

③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1页,译林出版社,2000。

④ 同上书,4页。

那里被发展成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它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从积极方面来说,它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成就的生活机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消极面来说,它又导致了生态破坏、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等等。我们在20世纪亲眼见证了现代性的这种两面性后果。这已经涉及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性了,我们后面再来讨论。

其实,现代性的界定可以从一个比较固定的视角出发来界定,也可以从比较宽泛和比较系统的宏大视野来分而述之,进而构成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多层面的、多元化的图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成是未完成的启蒙规划。他秉承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分化的思想进一步提出,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 and 文化的分化就是现代性的展开过程。更进一步,他认为,黑格尔所提出的现代性原则是主体性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所谓主体性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就是个人主义、批判权利、行为自由和唯心哲学。这一原则在现代道德概念和浪漫派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问题在于:

一旦现代被看成一个历史时代,换句话说,一旦现代意识到脱离过去和必然的规约,自力更生地创造规范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么,哲学就不得不提出这种有关统一的要求。接着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主体性原则以及内在于主体性的自我意识的结构是否能够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也就是说,它们是否既能替科学、道德和艺术奠定基础,又能巩固摆脱一切历史责任的历史框架。但现在的问题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即它同样也适用于批判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的现代。^①

如果说哈贝马斯偏重于从哲学层面来解析现代性,那么,英国社会学家霍尔的界定则凸显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态。如今,他的这一界定已经被知识界广泛接受,成为界定现代性的一个比较周延的系统的界定。在霍尔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formations),它涉及四个主要社会进程,那就

^① 见本书哈贝马斯《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一文。

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这四个进程都很重要,没有哪一个具有解释的优先权。它们各自有独特性,同时又彼此影响作用,“现代性就成为一种结果,但不是单一进程的结果,而是许多不同进程和历史凝缩的结果”。他写到,这里所说的“现代”是指每一进程导致了某些区别性特征或社会品格的出现,这些特征合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对“现代性”的定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这一术语不仅表示某种现象是最近出现的,它还承载了某一特定的分析性和理论性的价值,因为它与一个概念模式相关。现代社会的这些规定性特征或品格又有哪些呢?

1. 在广大复杂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定地区边界内运作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的世俗形式的统治,以及主权和合法化观念。

2. 货币化的交换经济。它建立在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之上,旨在为了市场、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东欧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在有些方面曾是一个例外,尽管它们也以商品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与消费为基础。)

3. 带有固定的社会等级和一致忠诚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劳动的动态社会的和性别的分工的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征体现为新阶级的形成以及男女之间独特的夫权制关系。

4. 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落,以及世俗的和物质的文化的崛起,它展现了我们所熟悉的个人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冲动。^①

除了这四个主要方面外,霍尔还指出了在“文化”名下的现代性的另外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生产与分类的方式,此乃知识和认知的走向新世界,并成为现代社会出现的标志。二是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认同,亦即归属感和象征性边界的建构,它把人们团结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而象征性边界的建立则规定了不属于这个共同体或被共同体排除在外的人。

霍尔的现代性多重建构理论,突出了现代性不同层面的复杂交互关系。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性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局部的历史进程。母宁说,现代性是涉及各个领域的广泛过程。在霍尔的分析中,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四个层面是平行的、互相作用的。不同于这种看法,另外

^① 见本书霍尔《现代性的多重建构》一文。

一位英国社会学家斯温伍德则采用了由小到大的界定方法,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界划了现代性。他写道:

首先,作为文学—审美概念的现代性。它是在一种与如下事物具有参照性的话语中建构起来的,亦即现代社会那种“新颖”、变动、不断变化和动态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否定了整体概念,因为它的分析集中在现实那零散的和短暂的特征上,集中在微观世界和微观逻辑上。

其次,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现代性。它与科学和人类进步的启蒙规划密切相关。在这个规划中,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文化的自律性构成了变化的基础。最初由韦伯在理论上加以探讨,现代性这个概念意味着某种阴暗面,亦即(各个领域的)自律性的增长必然导致一种专家文化和专门化的知识,作为启蒙理性和科学的产物。这就威胁着自律原则,以形式理性的胜利而告终。

最后,作为一个涉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结构概念的现代性。现代性确认了科学理性对隐蔽的非理性力量的承诺,确认了科学理性指向必然的社会变迁的路径。因此,现代性意味着历史意识,一种历史连续性的意识,过去在现在延续的途径。这一现代性概念强调行动者及其行动,他们造就了历史和社会变迁。这是一个通过现代性特殊的主体特性才得以可能的过程——不断增长的目的性、自觉的集体行动和致力于同可能替代方案有关的“反思性监控”。^①

在斯温伍德的现代性解说中,审美现代性概念集中在现代性的微观世界和微观逻辑上,而社会历史范畴的现代性则着眼于自主性的各个领域的理性原则的征服。最后的涉及更加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现代性,它体现为一种历史连续性意识,一种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及其反思性的强调。

考察现代性的概念,其实不仅是对某一个概念的分析,还有必要采用威廉斯的关键词方法。那就是必须注意到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范畴,它是和一系列的相关概念一起出现在具体语境之中的。换一种说法,本雅明的所谓“星丛”概念也可以用于对现代性概念的解析。就是说,现代性是一

^① 见本书斯温伍德的《现代性与文化》一文。

个包含了诸多相关概念的“星丛”(或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来表述)。威廉斯关键词研究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必须对这个关键词“星丛”及它们的相关性进行考察,进而解释这些概念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原因。严格地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关的范畴有很多,同一前缀的概念就有“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等。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一文就讨论了这三个范畴。卡林内斯库倾向于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时间—历史概念,一种把现时与过去或传统区别开来的概念。他特别强调了现代性概念的弹性或丰富性。也就是说,现代性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解释,也可以包容各种不同的评价,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解释,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评判。卡林内斯库也坦陈,他的现代性理解基于波德莱尔以及本雅明的进一步阐释。而现代主义概念在卡林内斯库看来,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个是天主教内部的神学“现代化”运动,另一个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文化运动的现代主义。它一方面是指与传统主义相对立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又特指文学艺术中各种个性和反传统的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与审美现代性问题错综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现代化则是更广泛地发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过程,从特尼斯所描述的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变,到韦伯所说的源于清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还包括摆脱殖民主义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等。就像现代性这个概念凸显了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一样,现代化的社会规划也加剧了这一断裂。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表征。而依照卡林内斯库的看法,现代性既是一种心智结构,即一种理性主义的、分析的、易于接受革新与变化的心智结构,同时也是对知识的一种特定态度,包括通过假设和验证取得的知识。求知应摆脱任何外在权威与体制的专断,同时也应摆脱个人信仰与偏见的固执。这样现代性便转换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它促进了发现、发明、革新与发展。所以说到底,“现代性只是又一个用来表述更新与革新相结合这种观念的词”^①。

现代性从客观方面来说,是一个急剧变化和动态的社会历史事实;从主观方面来看,它又呈现为某种主体心态或体验。与卡林内斯库把现代性解释为科学的心智结构与知识态度稍有不同,美国学者社会学家伯曼更强调现代性作为一种主体面对危机的世界所产生的某种危机体验。他写道:

^① 见本书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一文。

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在分享着一种生命体验模式——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中的种种可能性与危险的体验。我把这些体验总称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预示着冒险、权力、欣喜、发展和自我变化的环境——同时又处于一个威胁着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和我们所是的一切的世界。现代环境和体验冲破地理与种族、阶级与民族、宗教与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现代性统一了全人类。但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统一,是纷争中的统一:它把我们推进了一个持续分裂与更新、抗争与矛盾、困惑与苦恼的大旋涡。成为现代的也就是成为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宇宙的一部分。

伯曼的现代性研究坚持一种辩证法,他一方面关注社会的急剧变化如何把人们变成现代化的主体;另一方面,这些变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又把人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既是主体又是对象的复杂关系,便是现代性体验产生的根源。而现代主义和现代化辩证关系的研究也就是对现代性体验的研究。从现代性的思想家卢梭、马克思、尼采、韦伯等人的分析入手,伯曼着重探讨了现代化过程如何促成了现代主义运动的出现。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是一场极富创新和变革的文化运动,在艺术上,这些伟大的艺术创造与伟大思想家们相互应和,形成了现代性的大合唱。在伯曼看来,现代主义呈现为三种主要形态:“退却的现代主义”、“否定的现代主义”和“肯定的现代主义”。所谓“退却的现代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艺术倾向,它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与生活实践的区别,鼓吹纯艺术和纯形式,最典型的代表是文学中的巴尔特和造型艺术中的格林伯格。所谓“否定的现代主义”,更像是早期的现代主义或欧洲的先锋派,它是“永无止境的反对现代存在的总体性革命”。“它力图强有力地抛弃我们的一切价值,并不关心如何建构它所打碎的世界。”这种否定的现代主义最终发展成为激进的学生运动(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反叛)。伯曼所说的第三种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他名之为“肯定的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包括许多我们熟知的后现代主义的风云人物(凯奇、阿洛威、麦克卢汉、菲德勒、桑塔格、文杜里等)。它以“波普现代主义”而著称,其主题体现在凯奇“唤起我们当下的生活”和菲德勒的“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口号中。“这就意味着,打破艺术和其他人类活动的种种界限,诸如商业性娱乐、工业技术、时装和设计、政治等等。它也鼓励作家、画家、舞蹈家、作曲家和电影制片人打破他们专业间的界限,

以混合媒介生产和表演来工作,创造出更加丰富和更加多元的艺术。”^① 这个问题后面再作讨论。

显然,关于现代性的立场和观念,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有所不同,甚至彼此对立,即使是在同一阵营内也是如此。列斐伏尔就分析了同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卢卡奇和阿多诺,发现他们对现代性的看法是大相径庭。卢卡奇坚信,现代性及其崇拜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衰落、创造力的衰退、一种颓废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而阿多诺则认为,现代艺术具有美学意义和真正价值。它带有某种深意,是对现时代的否定,揭示了社会的变迁和世界的变迁。由此,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具有种种表征形式。他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亦即经济衰退导致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分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性也许正在走向终结,但作为技术上的实践,现代主义却发展得越来越强盛。“现代性作为意识形态,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运行过程中的一段插曲。那种意识形态以某种矛盾的方式引发了对它各个方面的争论;新事物草率的承诺直接和不惜任何代价地引发了向古风(the archaic)和怀旧风格的回归,现代性的乐观主义已染上了虚无主义的色彩。现代主义从那巨大的混乱中应运而生:一个采用新技术的清晰领域——这就是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终结的宣言,但这又是我们必须回归于它的新神话的出现,这些新神话诸如透明社会的神话、国家的神话和政治活动的神话。”^②

看来,以上所列举诸家的对现代性的看法不尽相同,这足以说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而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各有不同。诚然,在一本文集中是不可能穷尽林林总总的现代性理念的,但这里所选篇章代表的诸种说法,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现代性概念的巨大包容性和含混性。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形容,现代性就像一个工具箱,种种诊断分析现代问题的工具均可以装入其内。现代性又像是一个万花筒,旋转角度,它可以不断地变幻出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种种面相。因此,对现代性本身的讨论,就不应该追求某种唯一的、单一的答案,因为现代性概念本身就是多元的、多义的和多重的。因此,把握现代性问题就需要一种与现代性自身相一致的观念和方法。

① 见本书伯曼的《现代性——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

② 见本书列斐伏尔《现代性终结了吗?》一文。

既然现代性是多元的、多义的和多重的,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种种状况呢?

波德莱尔和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两种界说,一种来自充满了艺术气质的诗人的直觉,一种则来源于关注社会历史变化的社会学家的理性思考。两人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性的不同审视,一方面揭示了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多面体和复合体,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审视,进而看到不同的景观。另一方面,这两种看法也极具代表性或象征性。换言之,波德莱尔的看法集中于现代性的审美或文化层面,而吉登斯的描述则彰显出现代性作为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社会规划或工程的面相。用社会学家德兰蒂的话来说:

现代性的观念总是为许多思想家反思他们时代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变化方向,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或历史性的参照系。这也许表明,现代性的动机既包含了一个文化观念——启蒙的规划,又包含了一个特定的文明复杂结构,是欧洲/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更具体地看,我们可以说现代性导致了一个文化规划和社会规划。^①

至此,我们已经触及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它自身的矛盾性或悖论性。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表述,诸如现代性的矛盾性,或现代性的自反性,或两种现代性理论或观念,或现代化的社会规划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或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紧张,等等。

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矛盾论或冲突论,它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家。依据这种看法,社会是一个包含复杂因素构成的矛盾体,其中各种不同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曾经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矛盾对立的范畴阐发了现代社会的矛盾运动。在晚近的现代性讨论和各种学派的不同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倾向,那就是对

^① Gerard Delanty,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 Concep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9, p.1.

现代性内在矛盾或紧张(张力)的高度关注。我以为此乃进入现代性问题内核的一个有效途径。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提出,现代性实际在西方历史上体现为两种规划,一种是伴随着启蒙运动一起成长的文化规划,另一种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一起发展的生活的社会形式。虽然他也指出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主义,但他同时强调,在现代主义中,现代性反观自身并力图获得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即呈现出现代性的不可能性,而正是这一点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鲍曼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在于,他道出了现代性的不可能性。换言之,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无论是文化的规划还是社会的规划,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一言以蔽之,现代性就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它排斥混乱、差异和矛盾。所以,从本质上说,现代性是和矛盾相抵触的。但鲍曼发现,现代性对统一秩序的追求,又必然带来一种秩序和混乱的辩证法:秩序对混乱既排斥又依赖。秩序是人为的设计、操作和控制,必然带来相反的倾向——对自然的非人为方面的关注;秩序是暴力和不宽容,必然导致对这一倾向的反抗。但问题在于,这种对秩序的追求,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的他者”。“秩序的他者”就是纯粹的否定性,就是对秩序本身构成的一切因素的全面否定,它体现为不可界定、不一致、不可比较、非逻辑性、非理性、含混、混乱、不确定性和矛盾状态。正是由于秩序和混乱的辩证法,现代性的两个规划便出现了断裂。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就是现代存在(即社会生活形式)和现代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为现代主义运动)之间复杂多变的冲突与对抗,这恰恰就是现代性自身的张力所在,这种不和谐也就是现代性所要求的“和谐”。

如果说鲍曼的分析着重于现代性在追求秩序统一的不可能性中表现出来的内在矛盾,那么,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则径直提出了两种现代性及其对抗的理论。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历史就是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对抗的历史。19世纪上半叶以降,两种现代性便产生了,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另一种现代性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现代主义运动等),两者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具体说来,前一种现代性包括了种种现代观念和学说: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注,对理性的颂扬,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

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等等。后一种现代性,也就是促使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秉承了浪漫主义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这种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卡林内斯库把这种现代性表述为“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① 他具体论述了两种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对抗:

就艺术和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而言,我不禁要回到我早先在现代性研究中所区分的两种剧烈冲突的现代性:一方面是社会领域中的现代性,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本质上属论战式的审美现代性,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波德莱尔。如今我认为这两种现代性构成更广泛冲突的一个具体(如果说特别突出的话)实例。实际上,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所有学科中,都可以表明这种两种现代性的深深分裂——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若非公然非理性主义,也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②

这种关注现代性的矛盾性或张力的理论还有许多,比如哈贝马斯关于政治、经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冲突,维尔默对启蒙现代性和浪漫现代性的对抗关系的分析,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企业家冲动与艺术家冲动紧张关系的考察,拉什关于现代性的科学范式 and 美学范式的关系描述,等等,都是同一主题在不同层面上的展开。^③

美国学者沃勒斯坦以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研究而蜚声学术界。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对现代性的深刻矛盾性作了很有特点的解析。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种导致人们既爱又恨的现象,它像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又有消极的负面后果。从前一方面来看,永无休止的技术进步,也就是恒久创新的观念框架。这种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飞逝的现代性——它呈

① 见本书卡林内斯库的《两种现代性》一文。

② 见本书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一文。

③ 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第五章,商务印书馆,2005。